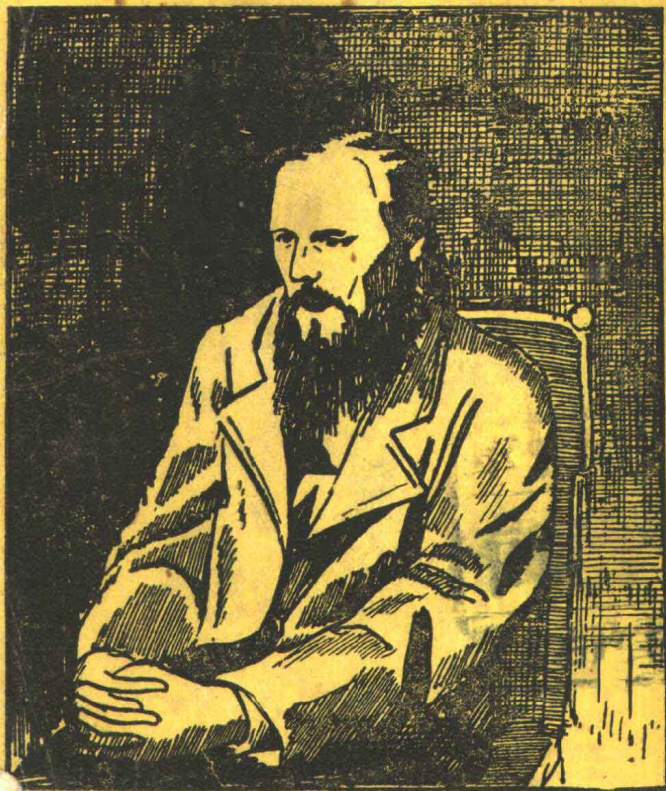


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

死之人之家

章 叢 蕪 譯



正中書局印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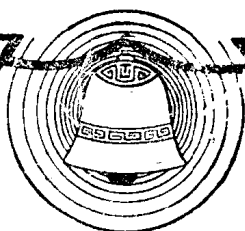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

死之人家

鲁迅著



正中書局出版

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初版

陀思妥夫斯基全集

死人之家

全一册 定價國幣九元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原	著	者	譯	述	者	發	行	所	印	刷	所	發	行	所
F.	M.	Dostoevskii	韋	叢	吳	秉	常	正	中	書	局	正	中	書

(2324)

引言

在西比利亞的遼遠區域，在一些大草原，高山，或阻塞的森林之中，到處散佈着淒慘的木建的小鎮，祇有一千或最多兩千居民，兩個教堂，一個在鎮上，一個在墓地裏——這些小鎮與其說是鎮，還不如說是好像莫斯科郊區的稍大的村莊。這里通常都設有警官，督察員，和各種各樣的小官。且不管氣候的寒冷，在西比利亞的差事通常總是一個好缺。居民都是樸實的人，並沒有自由思想；一切事情都是按照舊式的可靠的尊古的傳統辦去。官吏們都很可以說是西比利亞的貴族，他們或在西比利亞出生長大，或從歐俄而來，通常總是從彼得堡或莫斯科來的，全是爲着特別津貼，雙倍旅費，以及對於將來的迷人的希望。其中有些善於解決生活問題的人幾乎總是留在西比利亞，並且熱心地生下根了。日後他們便漸漸結出甜美豐富的果實。有些比較輕佻並且沒有解決生活問題能力的人，不久便厭煩西比利亞，而且懊惱地奇怪自己爲什麼到這里來。他們不耐煩地等待三年任期的終結，一滿之後，立刻便請求調職回國，唾罵西比利亞，並且鄙棄牠。他們錯誤了：並不是僅僅從官廳

立場來看，就是從許多其他立場來看，一個人也可以在西比利亞找出一種幸福的生活。這里氣候良好；有許多極其富而好禮的商人；有許多十分舒服的本地人。年青婦女像玫瑰一般美麗，並且貞潔到極點了。野鳥在街上亂飛，確實自投於獵人。香檳酒的消費量是出奇的。魚子醬是驚人的。有些地方收成常有十五倍。實在這是一個福地。你只消知道如何收獲那利益就成。在西比利亞的人們確實知道的。

這些活潑的自足的小鎮住着最可愛的居民，關於他們的回憶永遠印在我的心裏，在其中一個鎮上，我遇見亞歷山大·彼得羅維奇·郭里安契珂夫。他是在歐俄出生的一個紳士地主，以後因為殺妻便成了第二部裏的犯人，十年判決刑期滿了之後，便作為本鎮的一個居留民，卑微安靜，了此餘生。他雖正式記載為隣村居民，但他確實是住在鎮上，因為他在鎮上可以教小孩們功課，謀點生活。在西比利亞的小鎮上，人可以常常遇見犯人當教師；他們並不被人輕視。他們主要地是教法文，這種語言在人生成功上雖是十分不可少的，但是在這些西比利亞的遼遠區域，這班居民若是沒有這班犯人教師，就連一點也不會知道。我第一次遇見亞歷山大·彼得羅維奇，乃是在伊凡·伊凡里奇·格弗思狄珂夫家裏，他是一個舊式的好客的官吏，在服務時得些獎章，他有五位很有希望的女兒，年紀大小不等。亞歷山大·彼得羅維奇每週授課四次，三十個戈貝克一課。他的外表使我發生興趣。他是一個十

分蒼白瘠瘦的人，矮小脆弱，他差不多不能稱爲年老——大約三十五歲光景。他總是歐式打扮，穿得很整整齊齊的。若是你向他談話，他便很固定地注意地看着你，他十分恭敬地聽着你吐出的每一個字，好像考量着，好像你問他一個啞謎，你在刺探一種秘密，到末後他清楚地簡單地回答你，但是他對於每個字十分考慮，使你覺得很不舒服，當談話終止的時候，你算是終於解脫了。那時我訊問伊凡，伊凡里奇關於他的情形，得知郭里安契珂夫乃是一個十分有道德的人，否則，伊凡·伊凡里奇不會請他教他的女兒們的；但是他怕人地不愛社交，躲避着每個人；他極有學問，讀過許多書，但是不大說話，事實上和他談話是很難的；有些人聲言他確實是瘋了，不過他們認爲這並不是十分重要的缺點；鎮上許多最受尊敬的人在各方面都願對於亞歷山大·彼得羅維奇表示好感；實在，他可以有用的，作作呈文等等。據想他在歐俄一定有相當的親族，可能是有很好地位的人，但是據說他自從判罪的時候起，他便決然地和他們斷絕一切來往——事實上他成了他自己的仇人。並且，本鎮上人人都知道他的故事，知道他在結婚第一年便把他的妻殺了，他由於嫉妬殺了她，然後向官廳自首，這大有助於減輕他的判罪。這種犯罪常被認爲不幸，因而受人憐惜。但是不管這一切，這怪傢伙總是遠離着每個人，僅只是在教書的時候纔到人們中間來。

起初我對於他並不特別注意，但是我不知道什麼緣故，他漸漸地使我對他發生興趣。關於他好像有些謎樣似的。要想和他坦白地談話簡直是不可能的事。自然，他總是回答我的問話，而且確實帶着一種態度，表示他答話乃是一種神聖的義務；但是在他回答之後，我便有些感覺得，如果再問他些話，便爲難了；以後在他的臉上便有一種受苦的疲憊的神情。我記得，在一個夏天的晴和的黃昏，當我同他從伊凡·伊凡里奇那里一陣走回家的時候，我忽然想起請他進來坐一分鐘，吸隻香煙。我描繪不出那現於他的臉上的恐怖神情，他完全不知所措了，開始咕咕幾個不連接的字，忽然生氣地望着我，向着相反的方向衝走了。我確實嚇住了。從那時候起，無論什麼時候我們相遇，他都帶着一種驚懼的神情望着我。但是我並不服輸：有種東西吸引我向他那裏去，一月之後，並無特別事故，我親自到郭里安契珂夫家去。無疑地我的舉動笨拙且不聰明。他就寄住在鎮郊，一個工界老女人的家裏，她有一個患肺病的女兒，這女兒有一個私生子——一個漂亮的活潑的十歲小女孩。當我進去的時候，亞歷山大·彼得羅維奇正坐在這孩子旁邊，教她讀書。他看見了我，好像他在犯罪時被我捉住了似的那樣失措。他完全不知所措了，從椅上跳起來，睜開大眼睛看着我。最後我們都坐下了；他留心地注視我臉上的每種神情，好像他在每種神情裏都猜有某種特別的神秘的意義。我猜想，他的猜疑達到瘋狂點了。他帶着仇

恨看着我，幾乎好像問我：你什麼時候才走呢？我開始談講我們這小鎮和當日新聞；彷彿他並不知道人人盡知的鎮上最普通的新聞，尤其是，他並不知道。於是我便開始談論這郊區及其需要；他沉默地聽着我說，他如此奇怪地注視着我的臉，最後我覺得害臊自己所說的話了。不過，我用新書和新雜誌幾乎把他引誘成功了；這些都是從郵局剛寄來的，都在我手裏，我願借給他，尚未折開。他熱心地瞥視着，但是立刻又轉變主意，拒絕我的供獻，聲稱他沒有時間閱讀。最後我便向他告別，我出去的時候，我覺得彷彿一種受不了的重壓從我的心上釋去似的。我覺得害臊，而且去麻煩一個以極力遠避不見一切人爲唯一目的的人，這也彷彿是蠢笨得要命。但是這事竟作了。我記得，我在他房內差不多就看不出有一本書，可見人們所說，他讀的書很多，這話是不實在了。然而我有一兩次在深夜經過他的窗前，看見裏面有亮。他在作什麼呢，坐以待旦麼？他能是著作麼？若是如此，他著作什麼呢？

我因爲環境的關係離開了本鎮三個月。冬天回家的時候，我才知道亞歷山大·彼得羅維奇在秋天死了，在孤居中死去，甚至於連醫生都沒有請。他在本鎮幾乎已經被忘却了。他的寓所是空無所有的。我立刻結識了他的女老板，擬從她的口中打聽出他的寓客忙着什麼事，他寫作什麼東西沒有。我化了二十個戈貝克，她把她纔死的寓客遺下的一大籃手稿取給我。老女人承認她已經扯碎了兩本練習簿。她是一

個嚴肅寡言的老女人，從她口裏很難問出許多話來。她關於她的寓客說不出很新的事來。按照她的話，他差不多什麼事都不曾作，他一連幾個月不翻書也不拿筆；但是他終宵在房內踱來踱去，沉思着，有時自言自語的；他非常愛她的小孫女加蒂亞，對她很好，尤其是自從他聽說她的名字叫加蒂亞以後，在聖迦德隣祭日他總是爲某一個人作奠魂祭。他忍受不了來賓；他除了教書向不出去的；當她一星期一次到他房去整理一下的時候，像她這樣一個老女人他都斜着眼睛看，而且在那三整年內他差不多就沒有向她說過一句話。我問加蒂亞是否記得她的先生？她看着我不說話，轉臉對牆哭起來了。可見這人至少能夠使人愛他了。

我拿走他的稿紙，化了一整天功夫細細地看。這些稿紙中有四分之三都是瑣碎的無意義的片斷，或是他的學生們作的習題。但是其中却有很厚的一卷寫得很好的未完成的手稿，或者被作者扔在一旁忘記了。這是關於亞歷山大·彼得羅維奇十年苦役生活的不連貫的敘述。其中有些部份中斷了，又從別的故事插入幾段，某種奇異的可怕的回憶，不規則地突然地記下來，彷彿受了某種大力的衝動似的。我把這些片斷文章讀過幾遍，幾乎相信牠們全是在一種瘋狂情況中寫出來的。但是他的苦役的回憶——『死人之家雜記』如同他自己在於稿中某處所叫作的——在我看來彷彿並不缺乏興趣。這種完全新穎的直到此時未爲人知的世界，一些奇怪事實，以及

關於這些無望的人們的特別意見，把我迷惑了，我對於其中有些故事懷着好奇心讀着。自然，我可以錯誤的。首先我來擇出兩三章作爲一種試驗——讀衆可以判斷的。

目次

[illegible]

第十章	聖誕節………一九七四
第十一章	演戲………一九七七

第十一章 演戲 三三三

第二部

[illegible]

第二章 醫院(續)：：：：：：：一二四二

第三章 醫院（再續）……………三六二

第四章 亞克茄的丈夫 …… 二八七

第 五 章 夏 季

[illegible]

第八卷	第一卷	第一卷	第一卷
三六八	三六八	三六八	三六八

第九章 魁走 三三七

第十章 我如何離開監獄……四〇七

第十章 我如何離開監獄……四〇七

第一章 死人之家

我們的監獄在要塞區的邊沿，緊靠着堡壘牆。人有時從柵欄隙裏窺視上帝的世界，要看見點東西；但是人只能看見一條天空和生滿野草的高高的土牆，衛兵們在這牆上日夜踱來踱去的。於是人便想前面還有悠長的明月，人便繼續照樣來從縫隙窺視，看見同樣的牆，同樣衛兵們，同樣的小小一片藍天，這並不是臨在監獄上面的天空，乃是自由的遠方的天空。試想一個大大的壕溝，兩百步長，一百五十步寬，成不規則的六邊形，完全圈在一個杙籬裏，就深深插入土中的高柱子作成柵欄，柱子一個接着一個，又用十字木板釘着，頭尾即尖，這就是監獄的外柵欄。在柵欄的某一邊有一道堅固的大門，總是關閉着，日日夜夜總是關閉着，有衛兵警衛着；只是偶而讓我們出去工作才開門。在那個大門之外才是光明與自由的境界，人們在那里生活像其他人類一樣。便是那班生在柵欄這邊的人却想像那個世界如同不可到的仙鄉似的。這里有一個隔離的世界，和其他一切都不一樣，這里有自己的法律，自己的服裝，自己的規矩習慣，這里乃是活死人之家——生活和其他

任何地方都不一樣，一羣隔離的人民。我所要敘述的就是這隔離的一角。

你走進這塊圈地的時候，你便看見其中的幾座房屋。在大大的內院兩邊有兩行長長的一層木柱建造的屋。這就是監獄室。犯人住在這裡，按部分配。在這圈地更遠的那頭有另一所相仿的木柱建造的屋：那就是廚房，分成兩部份，給兩班人用。在那屋過去還有一座房，貯藏室，庫房，馬房，全在那一所房裏。院子中間是空的，形成一個很大的平平的方場。犯人們在這裡排隊，在這裡集合，早晨，中午，晚間點名，若是衛兵多疑心而且不善於計數的時候，有時還一天點幾次名。在房屋和柵欄之間週圍還留着頗寬的空地。那班不愛社交性情抑鬱的囚犯喜歡在這裡房屋後面，避開一切人的眼睛，在閒暇的時候來回散步，想着自己的心事。當他們在那裡散步的時候，我遇見他們，常愛注視他們的嚴肅的沈思的面孔，猜想他們思想着什麼事。有一個囚犯，他在暇時最歡喜忙的事就是數柵欄的柱子。共計有一千五百根，他數了，全記下來。他把每根柱子代替一天；他每天記下一根柱子，這樣他從未記數的柱子的數目上，一眼便可以看出在他的刑期滿了之前，他還剩有若干日子要在獄中過。每次當這六邊形的柵欄有一邊完了的時候，他真正地歡喜。他還有許多年要等待，但是人在獄中有時間學習忍耐的。我有一次看見一個犯人，他在獄中住了二十年，被釋放了，向同獄囚犯告別。有些人還記得這人最初入獄的時候，年紀

輕輕的，無憂無慮的，並不注意他的犯罪和他的懲罰。他出獄的時候，成了一個頭髮斑白的老人，臉色憂傷抑鬱。他沉默地走過我們的六間監房。他走進每個房間，便向聖像祈禱，然後向同獄囚犯深深鞠躬，求他們莫要對他懷惡意。我還記得，有一個囚犯，他本是西比利亞的一個小康的農人，有一天晚上被提到大門跟前。六個月以前，他聽說他的前妻又嫁人了，他對於這事傷心得要命。現在她自己到監獄來了，找他，送他東西。他們談了兩分鐘，彼此流淚，便永遠分離了。……是的，在那個地方，人本可以學會忍耐的。

天黑了的時候，我們大家總是被領到獄室去，被關起來過夜。我從外面走進我們獄室房間的時候，總覺得抑鬱。這是一個長長的低斜的悶氣的房間，牛油燭光朦朧地照着，充滿了一種難堪的窒悶的氣味。我現在並不明白我在那裏面如何過了十年。我在這木坑上佔了三塊木板；這便是我給自己所弄到的一切。在我們單單這一間房裏，在這個木坑上有三十人一個靠一個睡着。在冬天，我們早早就被關起來；在人人睡熟之前，足足有四個鐘頭。在睡熟之前——喧聲、叫嚷、大笑、咒罵、鏗鏘鏘、鏗鏘、烟和灰、半剃的頭、烙印的臉、破爛衣服，一切敗壞墮落的東西。人什麼生活不能過！人是能習慣於任何環境的動物，我以為這便是他的最好定義。

在監獄裏我們一共有二百五十個人，這個數目很少變動。有些人進來了，有些

人期滿出去，有些人死了。而且有些各色各樣的人。我想俄羅斯每省，每個區域，都有代表在這里。有些是外國人，甚至於還有從高加索山地來的囚犯。他們都是按照犯罪的程度分開的，因此也就是按照他們必須服役的年限分的。我相信沒有哪一種罪沒有送些囚犯到這里。監獄裏人大部份都是流放的犯人，或民事部份的 *syso-kolony* (囚人笨拙地拼錯爲 *syso-kolony*，意即重懲的犯人)。

有些罪犯完全取消了一切所有權，成了從社會上砍去的碎片，臉上烙印，永遠證明他們是敗類。他們被判作苦工，刑期從八年到十二年不等，以後便被送往一個西比利亞的村莊作爲居留民去過活。還有軍事部的囚犯，他們並沒有取消一切權利，如同在俄羅斯訓練營裏所常作的。他們被判處短期的刑；在期滿之後，他們便被送回他們所從來的地方，去服務於西比利亞步兵團。其中有許多人幾乎立刻便因犯了第二次重大的罪又回到這監獄來了，這次並不是短期，而是二十年，這部份叫作『終身犯』。但是就是這些『終身犯』也並沒有取消一切權利。最後還有一種，人數頗多，這是包括最可怕的犯人的特別部，主要地是兵士。這叫作『特別部』。犯人從俄羅斯各處送到這部來。他們認爲自己是終身坐獄的，並不知道自己判決的期限。按照法律，他們必須作兩倍或三倍工作。他們被關在牢裏，直到在西比利亞要開極苦的工的時候。『你們祇坐一個期限，但是我們永遠作苦工，』他們

常向別的囚犯說。我聽說這部從那以後就廢除了。還有民事部也從我們監獄移去，於是一個單獨的犯人訓練營組成了。自然，管理監獄的官吏同時也調換了。可見我是敘述過去，早已過去的事情。

這是在好久以前；此刻在我看來這完全像一場大夢。我記得我如何進監獄。那是在晚間，在正月。天還沒有黑，人們作工回來，正準備着點名。一個有髯的下士官終於替我開了這生屋的門，我此後要在這屋過許多年，而且要忍受那些如非親身經驗便不能明瞭絲毫的感觸。比方說，我絕想不到這是如何可怕，如何苦人，在十年坐獄期間我從沒有一次有一分鐘時間是孤單的。工作時總是有了一個衛兵，在家裏有兩百個同獄囚犯；沒有一次，沒有一次孤單的！然而這還不算我們所必須習慣的事情中的最壞的哩！

這裡有些人是遭遇不測的兇手，還有些人乃是以殺人爲業的兇手，強盜，和強盜頭目。還有些毛賊，和作扒手小偷的江湖浪人。

還有些人，你很難猜想他們爲什麼也來了。然而每人都有他自己的的一套故事，昏亂抑鬱和那隨一日醉酒而來的沉悶一樣。照例，他們不大談他們的過去事情，他們不喜歡談，顯然是不願去想過去的日子。我認識其中有幾個人，甚至於兇手，十分愉快，十分不注意一切事情，我可以確實打賭說，他們的良心從來不譴責他們。